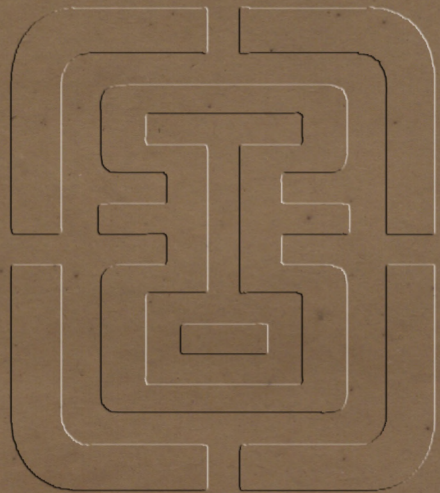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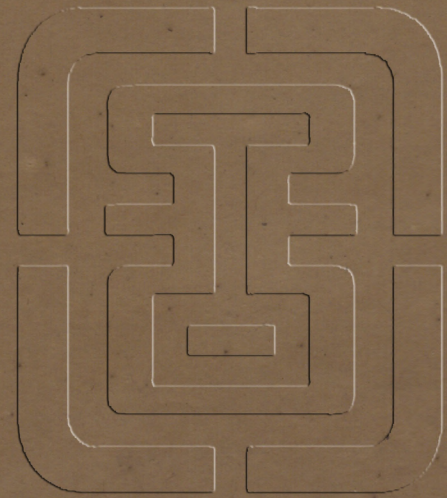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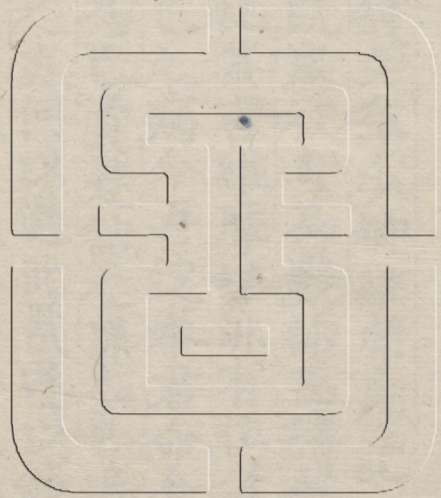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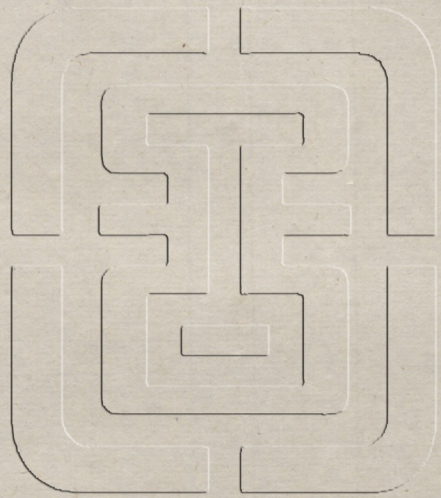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
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
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
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
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
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峩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廼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闡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

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文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仙也歲壬午子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

物者之所異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曾中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冥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温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魚而休與和氣同游則

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橐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眎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喚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

亡也魏又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
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人者不
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內史周級
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又等攻湘州急王
遣該及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崎
既抗解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
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
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
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
離左右雄既為人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

喪至都塋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
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節
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甘卓卓
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
魏又別駕毀節事讐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
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
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
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

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感嗟涕沲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

而知命志未嘗不紆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至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歟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

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
之地未嘗不安也况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
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
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
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
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
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
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

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君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
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宣寂為
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敢
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
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
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
擾垢汙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清氣

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為知言各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類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默玩其辭

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畧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函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亦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齒蒼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

謂仲誠也

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

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郟氏族系

郟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盥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侈惰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為辨其族姓之所出于復為推

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以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

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

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為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

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撓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揅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徽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災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遠事一再昌言于朝

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冑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若員大蔡上亦思公之忠擁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秦觀其欲脩后範以正化本斥闞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

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嚴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傳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者艾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

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既幸挂名於奏議
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温
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
侯崇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
忠定公以讒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
知皆為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
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劔以
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

好及來南復代侯為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
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悽然泣數
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代以
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
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
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
幾不免羽譙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
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
周之為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
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况於

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暮故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潰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

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畧同而受禍亦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 神文親政讒者墮絀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顛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其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父鬱之寃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犬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詘豈一身一家之

利害執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微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咎既盈而蔡氏僂罪釁極而倪胄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予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勲烈不煇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殷鑒者故樂為侯道之而其撫事興懷感今悼昔又不

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泊秋膏澤時至田高下饒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馘稿項之叟謹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庇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諭于

部使者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
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
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
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夔節度嶺南歸
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
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脩辟穀鍊
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
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冲應
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
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

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斬福應往往受媒
方士為百代嗤惟我 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
主九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兩
賜弼蓄珍有功於人者廼始錫號名秩祀典否
則雖竒怪詭持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
為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
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警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
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
道君子為善於幽隱聞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
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既以所下制書刻

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 聖朝所以寵
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
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
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
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
作也其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庵
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
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

若讌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
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
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美夫牧兒亦知
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
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
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櫻龍鱗而不悔者
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
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
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倦倦
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味嘆

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剝缺屬議
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其言公勸農戒訟等文
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亦出
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
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况藹然仁
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
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
安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鈔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

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曰黎韓文公蓋
亟稱之至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
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愛
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深升載之誣余曰四門
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
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
也不載之編未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
者離道而為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
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
有條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詭而慕望焉

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縛何以修
教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
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
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
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
是學而曰吾以學相知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
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
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奚尤則
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既學者於無
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

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
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
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
之時而不為剽盜殺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
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
未聞其蹙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
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
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虜也非昔者羊陸不相

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
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
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
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
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
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蠲其民是以堂
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
蓋亦謹教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
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

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
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况從而
驅之殺之是戕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
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為邊民而能以保民為志
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
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
其後也果有樊快胡之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
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
敢為全身遠臯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
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

之不足為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為隣境笑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沿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讐嗚呼公之為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既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殞於邊背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為

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臯當殺古人猶不敢苟况於無臯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籟直迂愚夙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脩在
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
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
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
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
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
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
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于
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

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
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
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
為汗下吁之入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
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
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乂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
是與英乂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為第幾帖
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驚而折朝恩之

驕論正氣嚴凜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
又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諫母乃失言也乎是不
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又始
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
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為不足卹
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
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
相攻迺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

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
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
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
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闕廷臣動色
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
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遠慮雖若龜
弗若也因檻遺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蓋
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
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

登庸寔繼荆舒氏曰珪曰確前阻後排其志弗
獲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
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群姦切齒至與懷素之獄
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名亮節皦如白
日遺墨敗楮人爭寶之其眩鬼域之徒身死名
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為得失邪提莞君蓋公
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寔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
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

猷行不副名見謂汙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
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
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唵其間此君有
知亦當欣然為君一笑也建人真某為作歌曰
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
節兮長唵長唵兮陸續鳳為起舞兮鸞為度曲
羗此樂兮誰知雖篔簹兮亦是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
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 乾道 淳熙

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况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

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間營揀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顛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

非賢者莫能為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畱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駸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友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為而然哉愛君之誠逼塞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克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王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 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 咸

平 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邦郭也歟其蓬藿之君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廼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子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柰何予視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為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子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橫可以參閭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于於詞章之域子將族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

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斬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九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于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艱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詖淫邪嬖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

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母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實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周丞相公諱某字某之年已聞顯歎金公彥身為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秦丞相柳而弗用九年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即壽皇初即位春侍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任後省見公直諫多聞年高而德邵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為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

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
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諫聽惟公在
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誤
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
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
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
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紀者持表而出
之其兼西掖之二日有旨院容翟氏進
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發止法入特
與轉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
同御繳駁其密語公妃賓位非中官即
醫流皆凝止法前德壽推江上卷後論
今上覃恩並不言轉行也近夏回授位
奏公敷內君言是也近夏回授位當論
其實未曉已書續行下今恐相夾君自
繳奏可也某日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
廷公與某偶肯以職事番身初不知
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啟上退而其
南至金安節說卿欲論院容位轉行
文適金安節說卿欲論院容位轉行

止法事不謂知到正如此真全才也
便進文章來其然後知公忠直不才
又如此章條回授御批依奏夏位
吏亦令依條回授御批依奏夏位
壽皇可謂直如轉司檢路官箴示公
文藁來予一知講錢司檢路官箴示公
闕若公文辭興雅如其後以補家傳之
何侍養也慶元益國九月日少傳觀文
破大學士致仕元益國九月日少傳觀文
學云其隆興元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
日調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
外傳平重客至其衣冠峻整退見主
賓四人皆鬚髯皓白衣冠峻整退見主
公以問先生之子公以此為邦彥陳公是時
羣賢充朝氣象如此慶曆元祐間
而茲四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曰著望之
自若神人然其乃得也其名曰著望之
自慶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成焉後三

十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篋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為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幹日太中大夫煥章閣特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著艾魁壘之士峨冠委佩畢萃 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 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歎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諱介

故集英殿脩撰王公為祕書監時其備數三館及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所以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未知之寔詳今觀公之子塾所為家傳言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 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一時議論往往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 朝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其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

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
于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
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撰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
為人王之帥湖南也代將國良以武岡叛羣諸
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後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
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
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郡守爾
擁兵眡成敗誰得而訾之顧獨奮然後袂曉以

天子威德使函嚮逆類悚焉動心脫錢塘生齒
億萬於饑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
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
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勲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
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
可歎矣 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
卹後錄孤之典迄為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
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
烈曾亡一命之賞以熏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
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曾稽

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王之英瑤而
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
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為
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為是恃而已嗚呼公
其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
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
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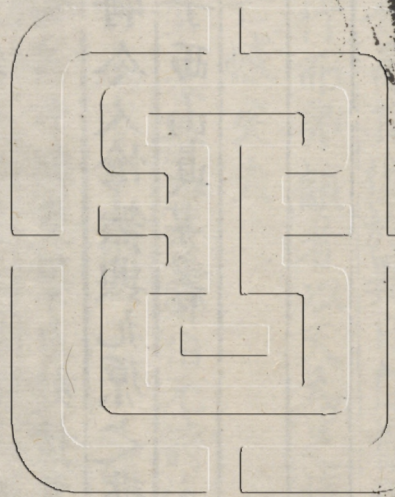
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
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知者不可勝計
某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
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
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
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
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
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
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
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
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



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况此編居士之心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世為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任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號稱勁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衣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

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峰上揮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始廢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不少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楊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
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
形勢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
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
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
道家者流所謂齋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
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
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
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
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闢

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
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
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
者從事於此得無為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
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
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
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壁天下之
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韞匱焉繅襲焉
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
韞襲敗而實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

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
生者非獨以啻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克
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
居之法甚備蓋閑閑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
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
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
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顯為師說是
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
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廢其可免乎且養形延
年程子不廢道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為如何

問者撫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
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薨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
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
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
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
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歲私儼恪如臨
君師暮功之戚下泊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
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

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
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雙然一日見謂曰希
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志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
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
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
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後後
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
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
文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
何所據以為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

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
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
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
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
可也如某者或使之敘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
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
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竣銘者正
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
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
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
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
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
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
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
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
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
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

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
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
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
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
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
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
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
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黎齋先生訓語

黎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 慶曆 元祐間人

也其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 嘉定同朝始
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
可教方其敷論時事人多謂其闊疏惟先生見
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為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
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訖戚始出
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
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
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涉
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
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

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
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為某發者然自招
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
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
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為之愴然歎九
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
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暨立
者易能素積者難捨故也傳氏三君子或仕幾

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言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宜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為宜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數味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 紹興末迄 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

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 淳熙之盛其功及於 紹熙 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 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敵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

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以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
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
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為陰侵陽之應其上
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
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
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
賈禍當如何耶而我 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
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 乾道 淳熙

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頰笑賣福威者
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若相國
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
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
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為姦慝雖 阜陵英
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
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議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
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

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
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
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愚偽說之
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
子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
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
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
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
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
可以為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
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
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
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
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
乘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
生二帖其一為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

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
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
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
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
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
暢竒葩異植紛粵天壤間此其所以為 淳熙
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為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
何耶蓋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矣

有罇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
孳孳斃而后已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
發人固無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
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
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
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誑成風平時號
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
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脩可為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

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
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
示余所為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
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
盡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盖嘗入山東
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
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
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
孝不玷脩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
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非可倖而

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
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
從君鼻祖夏黃公殿禱中邀商山無不可者君
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已為之序
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
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劉健之德其情
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
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

晦庵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
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自進而氣志日彊蓋
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
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
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
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
蓋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
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與免禍敗焉爾獨一董

仲舒痛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
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
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勤拳懇惻百世之耆
龜也方 寧宗初衆賢盈達而文恭號稱巨擘
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庶幾亡愧
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
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阨哉拊卷慨然為
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

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
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
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
學者常嘆今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
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
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
氏袁洙泗言仁為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

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
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
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
其體認於已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
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為人則一也宜
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為之標畧用意美
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
故為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

其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 御宸翰書棣華堂
三大字以賜 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
家秋賦其即縣以輸其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
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于末某
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誅教而能也然自昔明
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
而為偽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脩道之教
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
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
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空闡下里之氓有以

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
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
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值之風聲
其斯之謂歟恭惟 聖明初政宅未遑及獨推
本 先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
潤其賦輸之雇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
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
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
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
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

則周君其何以答 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
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
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
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 兩
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
西都為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
迨我 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
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

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
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
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
異為用舍 淳熙初入見 天子以寬大開廣
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
意故能為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
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
人為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
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寔為弟兄雖顯晦
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

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特也丞相既世秉鈞衡將漕亦荐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董然慈仁所至以拯民郵物為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不宥為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在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陔遐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憶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斂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
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
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
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
也二者猶冰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
無易而吾子僭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
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
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
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
為泰為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

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
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
昭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
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
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
為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患其死欲其
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
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
保精而畜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
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為表裏可

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
為道廣大悉備故九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
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
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
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
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
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
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

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
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
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
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
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
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
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
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
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
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

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
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
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
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
有不可易者文公晉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
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為學佛之實地歟
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
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

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
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
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
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隨巷簞瓢之士將焉從
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徵福於鬼神植因果
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為善
者也然則當柰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鷄鳴而起
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
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

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幼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

僥求覩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蓋可以號而懇可以籲而聞可以嘑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是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嘯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待見尋聲

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大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

臯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為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為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劔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漫漶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

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
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
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實慶三年
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
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聞聞者為悚然興敬
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為號用章厥靈制曰
可是年某月勅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
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
秀蓋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命顯穹
為神人主既設為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

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
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為民
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
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
為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禘之禮凡神之有
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
於神者即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

聖朝之所以必循不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
服以來 詔書數下申勅郡國具境內靈祠之
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

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
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
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
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
雷雨必蕪薙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
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
善誘人暴戾化服雖盜賊亦為革心其沒也旱
澇扎瘥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 乾道戊子歲
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祗栗厥心
惟師焉依精誠婁嬋休應端格四封之內迄為

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庇吾土實
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
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旒倪欽戴 聖天子
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數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為黃帝作致之傳記赤松子
古僊人神農時為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
事而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
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

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儆於世則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悞兇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為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為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

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為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蘇父樂於為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

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耻於不與而九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連人稱為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鷓弁

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彼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拚天下之目也建安真其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

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媿前脩而於翰墨尤
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
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
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
君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
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
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鷺山柳水之
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其觀之皇皇后帝

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蒞
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
哉儀曹之為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于柳蓋帝
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
生以誠事親歿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
今建處信攬間鄉火殆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
有像焉得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
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
因之廣其所涖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
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

爾以仙龔君栗既誌其事其復推衍其說如此
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
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喜年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
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大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
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
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
不憚翰墨之塵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
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

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况能盡筆之乎
一經猶爾况群書乎然為彼者不妨坐竊寵榮
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
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粟穎謂未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
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
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特卓然自接
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
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

栗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鉞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
偃此豈朝夕力邪為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
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
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握苗以助長適為學
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
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
又再侍于大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

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
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
留茂潛及其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嘗舉行
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
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
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
二公俱盛年不當顛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
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
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
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

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
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
化初方大浴權臣反黨公獨艱艱以泰道包荒
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畧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
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
之助柰何一片不復而死隨之吁可歎已紹定
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煇以所刊家集來示反
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
驚歲月之不啻嘅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
筆于篇末度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

之志云

跋平寇錄

端平甲午建陽嚴賊犯
邵武守臣王堃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
學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嫺軍旅事也一旦綠林
叩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
樵川幾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
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
宣公之言為不可易輒書其未端平元年八月
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鄭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迨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